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外紀卷五至七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蔡廷衡

謄録監生臣楊元吉

資治通鑑外紀卷五

宋　劉恕　編

周紀三　起玄默敦牂盡玄黓攝提格凡三十一年

襄王

元年春宋桓公薨太子襄公茲父立　夏王使宰周公致胙於齊桓公曰以爾自卑勞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遂下

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秋桓公盟諸
侯于葵丘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
不告桓公兵出而大功十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
諸侯莫不賓服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
纍兵不解翳弢無功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　晉獻公

將如會病行後未至遇宰周公曰齊侯輕致諸侯而重遺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讐後之會將在東矣君弟毋會無如晉何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晉獻公病甚謂荀息曰奚齊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乃以荀息主國政九月公薨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息曰

有死而已克曰子死孺子立可也子死孺子廢焉用死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曰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雖死焉避之丕鄭曰我死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百姓藏惡于心中如塞大

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國可以固令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不可常也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荀息立卓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狄曰子盍入乎舅犯勸重耳不行重耳出見使者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重耳何敢入呂甥郤稱使

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
子夷吾告冀芮曰非亂何入非危何安盍盡國以賂外
内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吕甥告大夫請君于
秦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於
狄許之為後不從又使縶弔夷吾于梁夷吾告冀芮曰
秦人勤我矣出見之曰里克與我吾命之汾陽之田
百萬丕鄭與我吾命之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
忌人苟入且入河外列城五請納黄金四十鎰白玉之

珩六雙於左右公子縶反穆公曰重耳不役為後吾與之也縶曰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可以進退穆公發兵納夷吾于晉齊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為晉君是為惠公穆公問惠公于冀芮對曰夷吾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出亡無怨于國而衆安之君子曰善以微勸也　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秦穆公僻遠不與諸夏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夷狄自置晉國内亂獨齊伯中國桓公能宣其德諸侯賓服而欲封

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攘白狄至于西河方舟濟河至石枕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三代受命何以異乎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遠方珍怪之物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桓公將飲管

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出鮑叔隰朋趨及于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公不與言進傳堂曰仲父不告寡人而出何也對曰沈於樂者反于寡厚於味者薄於德公曰仲父年長寡人亦衰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順天之道必以善終君奈何偷乎公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公曰信安始而可對曰始于為身中于為國

成於為天下管仲曰黄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于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所以聽于人而主不蔽也公曰吾欲効而為之對曰名曰嘖室之議人有非上之過謂之正士

二年春狄滅温蘇子奔衛蘇子已姓周司寇蘇忿生之後畿内諸侯國于温故曰温子　夏四月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立晉惠公　晉惠公使丕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大臣曰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

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軨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公以重耳為外畏里克為變賜死乎鄭未還故不及難

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于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為不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

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郭偃曰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于民矣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曰冀芮不謀而諫不忠君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羅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將及矣 丕鄭在秦聞里克誅謂穆公曰君厚問呂

甥郤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仲耳臣之屬内作晉君必出公使泠至報問召三大夫丕鄭見共華曰可以入乎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丕鄭入冀芮曰秦使誘我弗殺必作難遂殺丕鄭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子其行矣我姑待死惠公殺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之子豹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其

黨半國矣伐之必出公曰禍惟無釁勝敗若化以禍為違孰能出君而俟我

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吕甥郤芮相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告王曰晉君不亡必無後必郤將不免晉侯非嗣也而得位若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大臣弗諫而阿亦必及焉　夏太叔帶召楊拒泉皐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惠公卒

戎於王　冬楚伐黄　是歲雨金于晉

四年夏楚滅黄　王討太叔帶狄帶奔齊　是歲陳宣公薨太子穆公欵立　星晝墜於秦有聲

五年夏淮夷病杞　秋為狄難齊桓公帥諸侯戍周

冬晉饑乞糴于秦丕豹曰晉已失人又失天君其伐之勿予糴穆公曰補乏薦饑道也不可廢道于天下公孫枝曰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故汎舟于河歸糴於晉

六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齊桓公與車百乘甲一千
秋八月辛卯晉沙鹿崩　冬秦饑晉惠公令河上輸之
粟虢射曰弗與賂地不若勿予慶鄭曰已賴其地又受
其實忘善背德秦必擊我公曰非鄭所知也不予　是
歲蔡穆侯甍于莊公甲午立
七年春楚伐徐三月諸侯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齊伐厲　秦侵晉至於韓惠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
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

不遜弗使公孫枝諫穆公曰君不置德而置服孳而不勝其若諸侯笑何君盍待之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有天吾必勝之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忌善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遂止于秦穆公歸至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逐之恐搆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寡公孫枝曰恥大國之士於

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臣子思報君父之仇讐天下孰弗
惠公子縶曰吾豈將徒殺之將以重耳代之戰勝大國
武也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殺
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
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不若歸之要晉國之成質其適
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穆公從之郭偃曰衆口
禍福之門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
濟 魯震夷伯之廟 冬宋伐曹 楚敗徐于婁林晉

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對曰小人怨而不思顧從其君而報秦君子則否曰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惠莫大焉穆公曰然乃改館晉君十一月惠公歸蛾析謂慶鄭曰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曰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公至於絳郊使家僕徒召之曰鄭猶在乎慶鄭曰徒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奔刑之臣不若舍之以報秦讐梁由靡曰我能行之秦豈不能成而反之不信

失刑亂政不威不若刑之公曰斬鄭無使自殺司馬說進士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偽言誤衆死慶鄭曰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公乃入絳秦伯始知河東之政　是歲晉饑秦又餼之粟　齊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寡人將屬國於鮑叔牙何如管仲夷吾吾善叔牙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

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朋之為人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居其家不忘公居公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動必量力舉必量技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二三大夫者能以國寧乎管仲曰鮑叔好直賓胥無好而皆不能以國絀寗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黜臣聞消息盈虛與百姓絀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而嘆

曰天之生朋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江近於楚君必歸之不歸則不可不救救之亂自此始矣桓曰諾管仲又言曰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味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内身之不愛將何有于公公子啓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其得於君者過其千乘齊衛之間不過數日之行而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顧君之遠易牙豎刁豎方及常巫也桓公

曰善初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後十年隰朋亦卒齊遵管仲之政常彊於諸侯桓公憎四子而廢之逐易牙而五味不至逐豎刁而宫中亂逐公子啓方利言卑辭不在側而朝不治逐常巫而苛病起桓公曰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反四子

劉恕曰管氏之書大抵審輕重法度持度量權衡以鹽鐵錢幣粟帛馬牛金珠玉通商賈明券契以籠天

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彊完兵械以臨不服賞罰防禁以全威勢號令表儀以定毀譽佚王室之義為諸侯之長操督責絕利孔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曰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貧也夫富盛而廉渝則民斯下矣貧窶而貪常人不學而能也君子固窮絜身遠利守死善道則異於是鮑叔仰伯國之才而忘其貪污之行故天下不

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

八年春隕石于宋五六䲹退飛過宋都　夏齊伐厲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昆都　王以戎難告于齊齊桓公徵諸侯戍周　魯近世政衰國事多廢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是歲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未幾遂伐淮夷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　是歲晉惠公畏其足重耳使宦者勃鞮與壯士如狄殺之重

耳聞之謀於趙衰狐偃等偃曰吾來此非以狄可成事以奔而易達困而有資可以戾也戾久將底盍速行乎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矣求善以終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飢而從野人吃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子犯曰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歲在鶉尾其有此土復于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再拜稽首受而載遂適齊齊桓公妻之甚善焉重耳曰民生安樂誰知其

佗將死於齊九年春齊伐英氏　夏晉太子圉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魯滅項或云齊滅之　齊桓之夫人三皆無子公多内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共姬生公子無虧是謂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太子昭于宋襄公雍巫易牙有寵于衛姬因豎刁厚獻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易牙豎刁常巫衛公子啓方作難圍公一室不

得出冬十月有婦人從竇入至公所公曰吾飢渴欲食飲而不可得婦人曰易牙豎刁常巫巫啓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啓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公曰嗟乎聖人之言若死者有知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裹首而入易牙豎刁因内寵以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太子昭奔宋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蟲出于户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十年春宋襄公帥諸侯伐齊納公子昭三月齊人殺無

鬱將立昭四公子之徒攻昭而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
四公子師而立昭是為孝公秋八月葬桓公
晉子犯知齊之不可動患重耳之安齊與從者謀姜氏
謂重耳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子
其免之重耳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齊國之政敗
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衆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子必速行重耳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
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舅犯走且對曰

若克有成公子具甘食晉之柔嘉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冬邢及狄伐衛衛文公師於訾婁狄師還　衛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晉重耳甯莊子曰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武族唯晉實昌晉亂公子實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獲諸侯以討無禮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弗聽重耳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僖負羈諫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不可不禮也公不從重耳

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好善不厭狐偃惠以有謀趙衰文以忠貞賈佗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殆有禮也襄公贈以馬二十匹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困窮天所福也棄此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請殺之亦不從重耳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重耳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令尹子玉

請止狐偃王曰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鄅之也效鄅非禮也
十一年春宋襄公執滕宣公嬰齊自滕叔繡至宣公十七世矣 夏宋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鄫夏後姒姓 秋衛大旱伐邢師興而雨 宋圍曹 冬梁伯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十二年夏鄭入滑滑伯爵姬姓 冬楚伐隨 是歲秦滅芮

十三年夏魯大旱　秋宋襄公會諸侯於盂楚成王執宋公以伐宋冬會於薄以釋之　邾滅須句須句子奔魯　是歲鄭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鄭在天子兄弟也武莊有大勲力於平桓不可以小怨置大徳棄親即狄王不聽

十四年春魯伐邾取須句　夏宋伐鄭　初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者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晉太子圉在

秦聞惠公病曰吾母家在梁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内無援於國君即不起大夫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不從亦不言圉遂逃歸　秦穆公重耳于於楚楚成王厚幣以送於秦穆公歸女五人懐嬴與焉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囚命穆公見重耳曰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重耳欲辭司空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

不亦可乎子犯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為秦所命從也子餘曰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享重耳如享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明日宴穆公賦采菽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不降拜子餘使重耳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穆公曰豈專在寡人乎穆公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穆公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

拜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　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得國之卦也吉孰大焉　襄王自齊召大叔帶復歸京師　八月丁未邾敗魯於升陘　冬十一月己巳朔楚成王敗宋於泓襄公傷股

十五年春齊伐宋　夏五月宋襄公病傷竟薨子成公

王臣立　秋楚伐陳取焦夷　九月晉惠公薨大子懷公圉立　冬十一月杞成公薨弟桓公姑容立　十二月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陰勸令反國為内應者甚衆　是歲王使積叔桃子出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狄女為后富辰曰婚姻禍福之階利内則福外則取禍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封豕豺狼不可厭也王不聽

十六年春正月秦繆公發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

五萬納重耳於晉晉人多附惟惠公貴臣發兵拒之及河重耳令籩豆茵席捐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重耳曰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養者而棄之臣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游無所取忠友臣在所蔽之中故不勝哀也乃以璧授重耳曰臣過多矣請從此辭重耳曰禍福利害不與舅氏同者河伯視之投璧於河介子推笑曰天開公子而子犯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去而

隱　董因迎重耳於河重耳問曰吾其濟乎對曰實沈之墟晉人是居今君當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重耳涉自河曲懷公奔高梁二月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入絳即位於武宮是為文公戊申殺懷公於高梁呂甥郤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將焚公宮欲公出救火而弒之寺人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困余於蒲城斬

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於濵濵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對曰君之徳宇何不寛裕也余罪戾之人又何患焉君不見我其無悔乎公遽出見之告以吕郤之謀公懼三月乘驛自下脫會秦穆公於王城告之亂巳丑公宫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穆公誘而殺之文公逆夫人嬴氏以歸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寛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器明徳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類

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古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初晉文公亡過曹從者里凫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凫須請見曰臣能安晉國公使人應之曰子何面目見寡人凫須曰君沐邪曰否凫須曰沐者其心倒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邪公聞而見之凫須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君

反國民臣自危皋須之為君賊大矣君誠赦其罪使之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知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皋須不誅吾何懼也　文公之亡於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女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至是衰之妻文公女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使其三子同括嬰下之以叔隗為内子而已下之

劉恕曰讓天下之至德也勢位之際君子其猶病諸

趙姬不以文公為寵而以賢才為尚屈身庶孽以成趙宗其後嬰以淫亂得罪同括羅譖刑戮文子長為名卿趙氏益大於晉仲尼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趙姬知人而讓可謂賢矣

文公賞從亡者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有寵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公曰嘻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環縣上山而封

之號曰介山　晉從亡賤臣陶叔狄狐曰君三行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導我以仁義者受上賞援我不得為非引我於賢人之門者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無補吾缺者三賞之後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文公之理李離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禄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傳其下而畏死非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

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君何過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遂伏劒而死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晏好内史興歸以告王

曰晉君必伯逆王命敬奉禮義成王其善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　周大叔帶通於狄后王黜之夏積叔桃子奉帶以狄狄師攻王王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積叔等復以狄伐周大敗王師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狄入周王出適鄭處於氾帶以狄后隗氏居於温冬王遣使告難於晉秦魯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衛滅邢　秦繆公師於河上將納

王子犯謂晉文公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秦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趙衰曰周晉同姓尊王晉之資也公説乃行賂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啟東道以二軍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陽樊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叔帶於温殺之於隰城戊午晉文公朝王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王曰天降禍災於周室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變前之大章以忝天

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文公遂不敢請受南陽陽樊温原州陘絺組欑茅之田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陽樊懐我王德未從於晉謂君布德以懐柔之令將大泯其宗祊蔑殺其人民宜吾不敢服也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虐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秋秦晉伐鄀鄀允姓　楚圍陳納頓子於頓

冬晉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䟽軍

而去之諜出曰不過一二日矣公曰信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以趙衰為原大夫於是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是歲衛文公燬子成公鄭立

十八年春正月魯僖公會莒兹丕公兹丕公兹輿期之十一世孫也莒夷無謚以號為稱　齊孝公侵魯西鄙夏伐北鄙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無不趨

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展禽使乞喜以膏沐犒師齊侯曰魯國何恃而不恐對曰昔者成王命我周公及齊太公曰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君豈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孝公許平而還　衛伐齊　秋楚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伐宋圍緡　魯以楚師伐齊取穀

十九年夏齊孝公薨弟潘因衛公子啟方殺孝公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秋魯入杞　冬楚及諸侯圍宋宋告

急於晉狐偃曰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蒐于被廬先定其民總師諸侯接齊桓公為盟主然其禮頗頗僭差又隨時茍合以求欲速之功不能充王制矣　文公問元帥于趙衰對曰郤縠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不忘百姓之從之使縠將中軍以為大政命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使原季為卿辭曰三德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于臣其齒又

長毛不在位不敢聞命以魏犫為右
二十年春正月晉文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戊申取
五鹿二月衛成公請盟晉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弗欲
出成公居于襄牛以説晉楚救衛不克　晉圍曹文公
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表其閭令
軍勿犯曹人帥親戚而保其閭者七百餘家三月丙午
晉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犫顛頡爇僖負羈氏魏
犫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乃舍之使斷顛頡之脊

以狥以舟之僑代魏犫為戎右人皆懼曰顛頡有寵況于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晉執曹共公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宋齊秦次于城濮陳于莘北與楚戰于王戰楚師敗績文公始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晉作王宮于踐土　五月丙午晉獻楚俘於王己酉王策命晉文公為侯伯　衛成公聞楚敗奔楚遂適陳使元喧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成公成公入前驅殺

叔武元喧奔晉成公與元喧訟不勝晉執成公歸之于京師元喧歸于衛立公子瑕　晉文公召王狩于河陽諸侯朝于王所　諸侯圍許　晉釋曹共公　是歲陳穆公甍子共公朔立

二十一年秋魯大雨雹

二十二年春晉侵鄭　夏狄侵齊　晉文公請殺衛成公王曰君臣無獄元喧雖直不可聽也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余何私于衛侯晉人使醫酖成公不死醫亦不

誅臧文仲言于魯僖公曰衛君殆無罪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且以動晉公說行王二十毂秋釋成公自是晉聘魯加于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貨成公聞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竟不敢及君衛成公歸國殺元喧及公子瑕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寳行成文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叔詹固請往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也鄭

人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鄭禍棄禮違親臣
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令以往知
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文
公使燭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與鄭人盟乃還晉亦去之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逐羣
子子子蘭奔晉事文公甚謹從公伐鄭求入鄭為太子
公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夫人子盡死餘庶子無如蘭
賢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立蘭為太子

二十三年春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往重館人告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命請曰重館人之力也一言辟境其章大矣出而爵之　晉上軍孤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文公曰趙衰三讓皆社稷之衛也秋蒐於清原作五軍以趙衰為卿將新上軍及子犯

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乃使衰佐上軍

初晉饑公問救饑于箕鄭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于名則上下不干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公使為箕至是佐新上軍　文公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公從之而克將賞趙衰衰曰君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虎而賞之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　文公學讀書于臼季

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　文公謂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將至焉

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其所公問漁者曰道安從出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于小澤必有九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深渚必有羅網釣射之憂君之至此何太遠也公曰善哉出澤謂從者曰記漁者名漁者曰君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惠萬民薄賦歛

輕租稅則臣亦與焉何以為名君若不敬四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内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即歸國臣亦反漁所矣　文公田于虢遇一老父而問之曰子虛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所以亡也公輟田而歸以告趙衰衰問其人安在公曰吾不與之來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公名而賞之　文公問於胥臣

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而教誨之能善之乎對曰是在驩也胥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若有違胥教不入何善之為公曰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教者因體能胥而利之者也　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復命而進之文公曰其父有罪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使為下軍大夫

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

二十四年夏侵狄　冬晉文公薨子襄公驩立　秦襲鄭是歲衛侵鄭　鄭文公薨太子穆公蘭立

二十五年春秦師過周左右免冑而下拜王孫滿言於王曰秦必有謫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鄭已覺秦感滑而還晉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滑夏四月辛巳墨衰發兵邀擊秦兵大破之于殽虜孟明視等三將　狄侵齊　魯伐邾取訾婁秋復伐邾　狄伐晉八月戊子晉敗狄於箕獲白狄子　冬魯僖公薨子文公興立　晉

陳鄭伐許　楚侵陳蔡遂伐鄭　晉侵蔡楚救之

二十六年夏四月晉伐衛六月戊戌取戚　衛伐晉

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而立王子職冬十月丁未商臣

弑王而自立是為穆王

二十七年春正月秦孟明視伐晉二月晉襄公遇之趙

衰佐中軍甲子敗秦於彭衙　魯夏父弗忌為宗烝時

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

次為穆有司曰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

胄之親疎也自玄王及主癸莫若湯自稷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弗聽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犯順以逆易神之班僖又未有明焉而躋之皆不祥也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社稷山川之神及前哲令德之人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九州名山川澤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而祀之難以為仁且智

矣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今兹海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書以為三筴　魯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于外之寛者對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居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公弗取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于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

次于外無者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不取　冬晉宋陳鄭伐秦取汪及彭衙戎王聞秦穆公賢使由余來觀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穆公示以宫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人為之亦苦民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黄帝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以仁

義怨望于上上下交爭簒弑滅宗皆以此也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下下懐忠信以事上一國之政由一身真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謂内史廖曰鄰有聖人敵國之憂也廖曰戎王處辟陋之地未嘗見中國聲色君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爲由余請緩期留而莫遣使其君臣有間乃可圖也穆公曰善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詧而后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説之終歲淫縱牛馬

平死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使人閒要之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拜為上卿問伐戎之形

二十八年春晉以諸侯伐沈沈奴姓子爵　夏秦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

秋雨螽于宋　楚圍江冬王師及晉伐楚救江

二十九年秋晉伐秦　楚滅江　是歲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

三十年夏秦入鄀　秋楚滅六　冬楚滅蓼　晉陽處

父如衛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且剛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聚也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　晉新上軍帥中軍佐趙衰成子卒　是歲許僖公業子昭公錫我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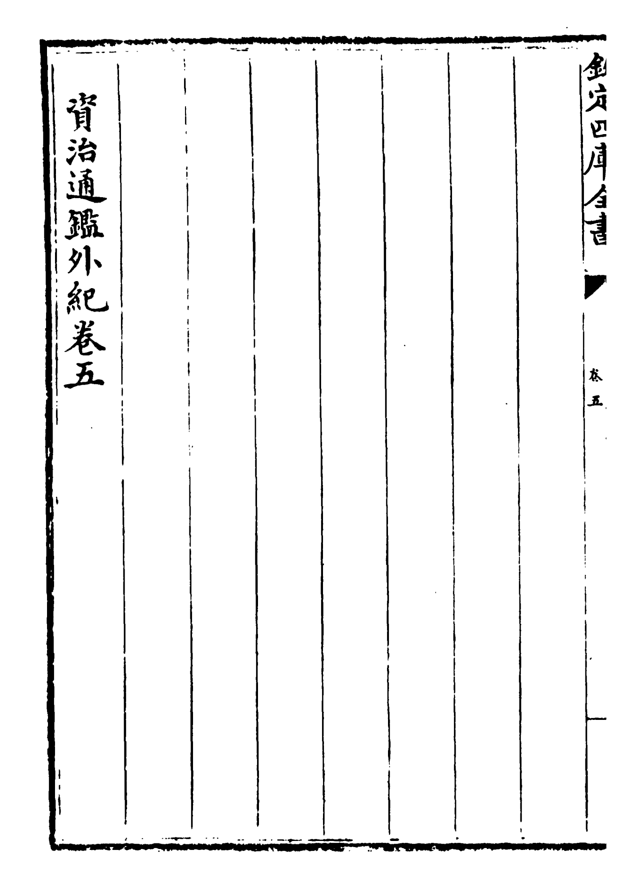
三十一年春晉舍二軍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　夏秦穆公甍有子四十人太子康公罃立葬穆公于雍從死

者百七十七人　秋八月乙亥晉襄公薨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欲立長君趙遁遣使如秦逆公子雍

三十二年春魯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夏四月宋成公薨弟禦殺太子自立宋人殺禦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太子夷皐母穆嬴立夜抱太子號泣于朝趙盾患之乃背秦而立夷皐是爲靈公戊子敗秦于令狐　狄侵魯　冬徐伐莒

三十三年春晉歸匡戚之田于衛　夏秦伐晉取武城

秋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資治通鑑外紀卷五

資治通鑑外紀卷六

宋 劉恕 編

周紀四 起昭陽單閼盡屠維赤奮若凡四十七年

頃王

元年春二月楚襄王 三月楚伐鄭晉宋魯衛許救鄭夏楚侵陳克狐邱 秋楚伐陳陳人敗之陳懼及楚平是歲曹共公甍子文公壽立 燕襄公甍桓公立

二年春晉伐秦取少梁　夏秦伐晉取北徵　秦任望謂康公曰飢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令荆將攻齊臣恐其以齊為聲而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戎東邊楚乃輟行

三年春楚再伐麋敗之　秋鄋瞞侵齊遂伐魯長狄弟凡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　冬十月甲午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射其目身横九畒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四年春郳伯甍　羣舒叛楚夏楚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宗巢二國名　冬秦伐晉取羈馬初趙宣子言韓厥于晉靈公以為司馬是役也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事君者比而不黨軍事無犯犯而不隱吾言女于君以是觀女女勉之臨長晉國非女其誰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免于罪矣十

二月秦晉戰交綏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厥韓萬玄孫子與之子也

五年夏邾遷于繹五月邾文公蘧子定公貜且立　是歲陳共公䟦子靈公平國立　楚穆王䟦子莊王旅立

六年春王崩子匡王班立　邾伐魯魯伐邾　齊昭公妃魯叔姬無寵子舍孤弱國人莫畏公弟商人自桓公死爭立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　夏五月昭公䟦舍立　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弒舍自立是為懿公　有星

孛入于北斗

匡王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晉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侵魯　冬十一月又侵魯遂伐曹入其郛　是歲蔡莊公甍子文公申立

二年秋八月楚大飢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麇人帥百濮將伐楚楚師出百濮乃罷楚滅庸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沈湎于酒淫于聲色

令國中曰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蜚不鳴何鳥也王曰三年不動將定志意不蜚將長羽翼不鳴將覽民則雖無蜚蜚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曰食君厚祿愛死不諫非忠臣也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臣聞好道者多資糧好樂者多求而亡國亡無日矣臣敢以告王曰善

左執蘇從手右抽刀斷鍾鼓之懸明日聽政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誅大臣五舉處士六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宋昭公無道國人不附庶弟鮑賢而下士冬十一月甲寅昭公田于孟諸襄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立鮑是為文公晉趙盾請師伐宋靈公曰非晉國之隱也對曰宋人弑其君反天地而逆民則晉為民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鍾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

鼓何也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密聲爲蹔事也今宋人弒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使告于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令左右曰敢諫者死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鷄子其上孫息曰顔色定志意而爲之左右皆慴公俯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甚于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戸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即壊臺不作

三年春晉衛陳鄭伐宋責以弒君文公定立乃去　夏四月齊伐魯　秋周甘歜敗戎于邥垂

四年春二月丁夘魯文公薨太子惡立　夏五月齊邴歜閻職弒懿公于囿竹國人立桓公子元是為惠公　冬十月魯襄仲殺惡而立文公子倭是為宣公　莒自紀公庶其以下為已姓不知誰賜之紀公多行無禮于國愛少子季佗欲黜太子僕僕因國人弒紀公以其寶奔魯國人立季佗是為厲公　魯宣公命季文子曰莒

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愛我甚矣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為我流之于夷今日必通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對曰毀則者為賊掩賊者為藏竊寶者為宄用宄之財者為姦使君為姦藏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　是歲秦康公薨子共公稻立

五年夏六月齊取魯濟西田　晉帥諸侯伐宋　秋楚

侵陳及宋晉救之遂伐鄭楚救鄭　冬晉侵崇伐鄭

六年春鄭伐宋二月壬子敗宋于大棘　秦伐晉圍焦

夏晉趙盾救焦遂及諸侯侵鄭楚救鄭　晉靈公虐

趙盾諫不從　秋九月乙丑趙穿弑靈公逆文公子黑

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是歲王崩弟定王瑜立

定王

元年春晉伐鄭　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洛觀兵于

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莊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

德不在鼎莊王曰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　夏楚侵鄭曹伐宋　秋宋圍曹　冬鄭穆公虧太子靈公夷立

二年春魯伐莒取向　夏鄭子公子家弑其君夷立夷弟堅是為襄公謚夷曰幽公　冬楚伐鄭　是歲秦共公虧子桓公榮立

三年冬楚伐鄭晉救鄭伐陳晉嘗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

楚是寡人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聞之曰君能下其臣而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上下一心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對曰妾非不欲專貴擅愛以爲傷王之義也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

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為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之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于是辭位曰臣為令尹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固禄位妨羣賢路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多能無欲可授之政莊王曰子輔寡人令行絶域奈何去之虞邱子固辭王許之賜菜田三百號曰國老

劉恕曰聖人因人而成大功愚者貪權而忌勝己虞丘子悟樊姬之一言薦孫叔敖而莊王伯天下謂之

賢相可也奚獨楚哉

孫叔敖代虞丘子為令尹狐丘丈人麗皮白冠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禄已厚不不知足者怨處之孫叔敖曰願聞餘教丈人曰位髙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禄厚而施益博謹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或云叔敖沈尹莖相與友叔敖游郢三年聲晦不知修行不聞沈尹莖曰令人主上至于王下至于伯我不若子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

沈尹莖游郢五年楚王欲以為令尹讓曰期思鄙人孫叔敖聖人也王必用之王乃使人以王輿迎叔敖為令尹叔敖施教導民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民皆樂其生不教而從化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莊王盡傳境内之勞與諸侯之憂于叔敖遂伯天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莊王問于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臣恐王之不能定王曰

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逌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逌安彊人君失國而不悟士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逌定矣桀紂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者為非故亡而不知王曰願相國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莊王好田獵弋射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榛藂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攫犀搏兕者吾知其勁有力也罷

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四年春晉衛侵陳　秋赤狄伐晉
五年夏齊魯伐莱子爵　赤狄侵晉　是歲河徙
燕桓公薨宣公立
六年夏白狄會晉伐秦晉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楚滅舒蓼　晉郤缺代趙宣子為政　秋趙朔佐下軍
朔盾子也　冬楚伐鄭　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
于陳以聘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野有庾積場功未

畢饍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其能乆乎

七年秋魯取根牟東夷國也　滕昭公毛薨子文公繡立　晉成公與楚莊王爭强會諸侯于扈陳靈公畏楚不會晉以諸侯之師伐陳成公薨于扈子景公獳立

冬宋圍滕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陳其亡乎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王公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今君縱恣不亡必弑靈公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　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　是歲衛成公薨子穆公遬立

八年春齊歸魯濟西田　夏齊惠公薨子頃公立野立陳靈公淫于夏姬其子徵舒弑公　六月宋伐滕

諸侯伐鄭　秋魯伐邾取繹　冬楚伐鄭晉救鄭逐楚

師　諸侯戍鄭　鄭子家卒國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曰靈　是歲劉康公聘魯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孫行父仲孫蔑儉儉能足用族可以庇其長處魯乎叔孫僑如公孫歸父侈侈則不恤匱憂必及之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

九年春楚伐鄭　夏楚侵宋　冬楚莊王為夏氏亂陳欲伐之使人視之還報曰其城高溝深而畜積多寧國也王曰可伐陳小國而畜積多必賦斂重而民怨上城

高溝深則民力殫矣王遂興兵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謂莊王曰王以賊弒君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利其地何以令于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審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

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而不攝攝而不徹則導之忠信義禮孝事仁文武罰賞而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　莊王之法曰羣臣入朝至門馬蹄踐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犯令廷理斬輈戮御太子怒入見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立法從令所以尊敬宗廟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真吾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級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之而不往子佩曰臣有罪乎王曰聞

子具于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恐留而不能反也　莊王以越政亂兵弱欲伐之杜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自見其睫莊蹻為盜于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亂也王兵敗于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弱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　初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覸焉反曰其憂在上其樂在下賢臣沈駒在焉不可伐也明年又使覸之反曰可矣沈駒已死讇

諛多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離心伐之民必先叛莊王從之

十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而許之平六月晉救鄭趙朔將下軍韓厥為司馬楚敗晉于邲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賢君有師者王中君有師者伯下君羣臣莫若者亡我下君也羣臣又莫若吾恐亡也且世不絶聖國不絶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何以食

為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余與　冬楚伐蕭宋蔡救蕭楚圍蕭蕭潰遂滅之　宋伐陳衛救陳

十一年春齊伐莒　夏楚伐宋　秋赤狄伐晉

十二年夏晉伐鄭　秋九月楚圍宋將軍子重諫曰君厨肉臭而不食尊酒敗而不飲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是歲曹文公甍子宣公盧立

十三年夏五月宋及楚平　六月癸卯晉敗赤狄辛亥滅潞獲長狄僑如之弟焚如酆舒由是遂亡赤狄潞氏隗姓　秋七月秦伐晉晉敗秦師　周室既衰暴君汙吏慢其經界繇役横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魯宣公初税畆春秋譏焉于是工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　冬魯蝝生

十四年春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趙莊子問于狄封人曰吾聞狄雨沙三日雨血三日馬生牛牛生馬信

乎曰然莊子曰妖足以亡國也對曰雨沙塵風所飄也雨血鷙鳥擊于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狄之妖也莊子曰奚為妖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諸卿貨大夫比黨百官肆斷而無告政令不竟而數變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夏戍周宣榭火　冬晉使士會聘于周王享之餚烝士會私于相禮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餚烝唯戎

狄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令叔父使士季修舊德以奬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胡有子然其効戎狄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修執秩以為晉法

十五年春晉使郤克聘于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克怒歸請伐齊　秋八月范武子謂其子燮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于齊必發諸晉不得政何以逞怒于人之怒必獲毒焉余將致政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乃老

郤克為政　范文子莫退于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于朝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是歲蔡文公甍子景公固立許昭公甍子靈公寗立

十六年春晉衛伐齊　秋邾人戕鄫子于鄫　楚莊王甍子共王審立　魯宣公嘗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太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

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罜麗矠魚鼈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罜麗蕃庶物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冬宣公薨子成公黑肱立

十七年春周劉康公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十八年春齊伐魯取龍　衛侵齊夏齊敗衛　魯衛乞師于晉以伐齊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于是趙朔莊子

已卒欒書代將下軍六月壬申師于靡笄之下癸酉陳于鞌郤克傷曰余病喙張侯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廟受脤于社甲冑而効死戎之政也病若未死秪以解志三軍從之齊師大敗　秋七月齊及晉盟使齊歸魯汶陽田　八月宋文公薨子共公固立　九月衛穆公薨子定公臧立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謂武子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

國人之屬耳目于我也郤獻子范文子欒武子見景公曰克也以君命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受命于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書也受命于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　冬楚侵衛魯

十九年春晉帥諸侯伐鄭鄭敗晉于丘輿　夏鄭伐許

秋晉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　冬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為卿將新中軍　齊頃公朝晉郤獻子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

下執政以整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齊頃公歸而弛苑囿薄賦斂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内愛百姓問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國家安寧

二十年冬十一月鄭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氾祭楚救鄭　是歲鄭襄公薨子悼公費立　燕宣公薨昭公立

二十一年夏梁山崩晉景公召伯宗絳人謂伯宗曰策

于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告其妻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難及其身子何喜焉諸大夫莫子若也然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整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送州犂于楚　冬十一月己酉王崩子簡王夷立　初吳周章卒子熊遂立卒子柯相立卒子彊鳩夷立卒子餘橋疑吾立卒子柯盧立卒子周繇立卒子屈羽立卒子

夷吾立卒子禽處立卒子轉立卒子頗高立卒子句卑立卒子去齊立是歳去齊卒子壽夢立吴始益大壽夢稱王吴之年始可紀

簡王

元年春二月魯立武公之宫為武世室　魯取鄟鄟附庸也　三月晉衛鄭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夏四月丁丑晉遷都新田亦謂之絳以絳為故絳　六月鄭悼公費弟成公睔立　秋魯侵宋楚伐鄭　冬晉救鄭

晉侵蔡楚救蔡

二年春吳伐郯郯已姓子爵　秋楚伐鄭諸侯救鄭

楚亡大夫申公巫臣在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于吳教之射御導之伐楚吳始大通于上國

三年春晉使魯歸汶陽之田于齊　晉侵蔡遂侵楚

晉趙嬰通于趙朔之妻晉成公女莊姬其兄趙同趙括放嬰于齊莊姬譖之于景公曰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

夏六月討趙同趙括殺之朔子趙武從其母莊姬畜

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景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劉恕曰史記晉世家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復令庶子武為後其年及事與左氏畧同趙世家云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朔之友人程嬰匿趙氏孤兒武于山中十五年景公有疾與韓厥謀立趙武攻滅屠岸賈復與趙武田邑案左傳成二年晉景公之十一年欒書將下軍則于時朔已

死矣據此說殺趙同括後十五年乃立趙武而外傳晉語趙文子冠見諸大夫皆不言趙氏復立惟郵無正謂趙簡子曰昔先主文子少釁于難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于其身以克復其所諸書多言程嬰公孫杵臼之事不知其然乎晉趙世家與春秋内外傳不相符合其說近誣

趙武冠見欒武子曰昔吾逮事莊王華則榮矣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曰賢者寵至

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郤駒伯曰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戒人在始與善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事君必濟其可忘乎見苦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智子之道善矣三郤亡人之言也

何稱述焉　冬晉魯伐鄭
四年楚共王曰孤有德于鄭使人來盟鄭成公私與之盟　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于楚執之使欒書伐鄭楚侵陳以救鄭　冬十一月楚伐莒戊申入渠丘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秦及白狄伐晉　鄭圍許　是歲齊頃公薨子靈公環立
五年春衛侵鄭　三月鄭公子如立公子繻為君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成公太子髡頑子如奔許　晉景公

有疾　五月立太子州蒲爲君會諸侯伐鄭辛巳晉歸鄭成公　六月丙午晉景公薨州蒲立是爲厲公

七年夏狄侵晉　秋晉敗狄

八年春三月魯成公將朝周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説與之語説言于王曰叔孫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遂不賜禮如行人成公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説與之語説讓説以語王王厚賄之　劉康公成肅公會

晉厲公伐秦韓厥將下軍　夏五月丁亥晉以諸侯之師敗秦于麻隧　曹宣公薨　秋公庶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

九年秋八月鄭伐許敗還戊戌鄭復伐許庚子入其郛

九月衛定公有疾立子衎爲太子　冬十月公薨太子立是爲獻公　是歲秦桓公薨子景公后立　莒渠邱公朱薨厲公孫犂比公密州立

十年春晉會諸侯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　夏六月

宋共公薨少子平公成立　楚侵鄭及衛鄭侵楚取新石　冬十一月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辛丑楚遷許于葉

十一年夏四月滕文公薨子成公原立　鄭伐宋宋敗鄭于汋陂鄭敗宋于汋陵　衛伐鄭　晉厲公將伐鄭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范文子曰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

乎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晉
人欲爭鄭范文子曰能内睦而後圖外盍姑謀睦乎今
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内猶有不刑而況外乎
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今勝荆與
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奪諸大
夫田而益婦人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幾人戰若不
勝晉國之福也戰若勝其害將大盍無戰乎欒武子
曰韓邲箕之役晉有大眦三今我任晉國之政又以違

蠻夷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晉國故大恥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　六月甲午晦荆壓晉軍厲公使擊之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曰楚師將退我擊之必勝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南夷與楚來而不陳二間也楚與鄭陳而不整三間也楚卒在陳而譁四間也衆閧譁則必懼五間也鄭顧楚楚將顧夷夷莫有鬭心不可失也公説敗楚師于鄢陵射共王中其目欒書是以怨郤至楚師宵遁晉將穀范文子曰吾庸知

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無日矣　秋七月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晉以諸侯之師侵陳蔡曹人請于晉晉歸曹成公魯叔孫僑如晉郤犨欲去季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魯成公使子叔聲伯如晉謝請季文子郤犨欲予之邑弗受歸鮑國問之對曰若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不因民不能

去舊非多怨民無所始其身不能定焉能與人邑　冬
十二月晉厲公使郤至告慶于周見邵桓公與之語郤
公告單襄公曰温季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敗晉不知乘
我則强之戰而勝是吾力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
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
之未及子也曰昔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
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
亦可乎襄公曰君子不自稱非以讓惡其蓋人故王天

下者必先諸民則能長利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已力不亦難乎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十二年春正月鄭侵晉衛救晉侵鄭　夏五月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晉范文子反自鄢謂其宗祝曰以德勝者猶懼失之况驕泰乎君多私令以勝歸私必昭難必作吾恐及焉為我祈死先難為免　六月戊辰文子卒乙酉盟于柯陵單襄公謂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目體不

相從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郤錡之語犯郤犨之語迂郤至之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誰能忍之雖齊國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吾聞國德而鄰于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于晉而鄰于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楚救鄭　冬十月諸侯伐鄭楚救鄭

齊國佐惡慶克淫亂　十一月殺克以轂叛靈公與之盟而復之　鄢陵之戰晉獲楚王子發鉤欒書怨郤

至使發鈞告厲公曰郤至使勸楚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徼郤至王必不免公以告欒書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為難使若成叔緩齊魯之師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楚王今君若使之于周必見孫周郤至聘于周公使覘之見孫周厲公即位以來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行天下而無所綣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于柯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伐智而多功怠教而重歛大其私暱内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

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　十二月使胥之昧夷羊五剌
郤至郤犨郤錡錡謂至曰君不道于我以吾宗黨夾而
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郤至曰武人不亂智人不詐仁
人不黨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皆自殺于榭尸諸朝
納其室以分婦人國人不蠲長魚矯脅欒書中行偃公
不忍殺長魚矯曰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　欒書
中行偃圍厲公于匠麗氏召韓獻子獻子曰弑君以來
威非吾所能為也偃欲伐之書曰其身果而辭順犯順

不祥伐果不克舒庸人以楚師之敗道吴人圍巢及駕

弛伐駕楚襲舒庸入之　是歳燕昭公薨武公立　郲

定公薨子宣公牼立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囚厲公六日而弑

之厲公所以死者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諸侯莫之

救百姓莫之哀魯邉人以告成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

也里革曰君之過也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殺

其過多矣　初晉襄公之曽孫桓叔揵之孫惠伯談之

子周辟難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聲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天地所祚小而後國敬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必早善周厲公既死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逆周于京師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周曰人有元君將稟命焉稟而棄之是焚穀二三子之虐也稟而不材是穀不

成孤之咎也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圖之進退顧由今日大夫對曰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　甲申晦齊以慶氏之難殺國佐　二月乙酉晉悼公即位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閒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使呂宣子將下軍彘共子將新軍而稱呂錡之功士武子文子之德

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孤文子佐之而稱魏顆退秦師之勲以趙武為卿以士貞子帥志博聞宣惠于教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欒糾能御以和于政荀賔有力而不暴祁奚果而不淫羊舌職聰敏肅給魏絳勇而不亂張老智而不詐鐸遏寇恭敬而信彊籍偃惇帥舊職而恭給程鄭端而不淫好諫而不隱使為太傅下至贊僕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教之則徧而不倦荀會文敏導之則婉而人欒黶果敢諗之則過不隱韓無忌

鎮靜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之魏絳欒子也　夏六
月鄭侵宋遂會楚伐宋取朝郟幽丘伐彭城納宋魚石
秋八月己丑魯成公薨子襄公午立年三歲　冬十一
月楚伐宋晉救宋韓厥將中軍爲政　十二月晉合諸
侯于虛朾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圍彭城晉使張
老延君譽四方且覯道逆者
十四年春正月諸侯圍宋彭城彭城降晉　夏五月晉
帥諸侯伐鄭入其郛　晉侵楚及陳　秋楚救鄭侵宋

鄭侵宋取犬丘　是歲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資治通鑑外紀卷六

資治通鑑外紀卷七

宋 劉恕 編

周紀五

起上章攝提格盡重光大荒落凡五十二年

靈王

元年春鄭侵宋　齊伐萊　秋七月庚辰鄭成公薨太子僖公髠頑立晉侵鄭

二年春楚伐吳克鳩兹至于衡山　吳伐楚取駕　夏

晉祁奚辭軍尉悼公問孰可對曰臣之子午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可賢于臣公使午為軍尉軍無秕政　六月晉會諸侯盟于雞澤悼公弟揚干亂行中軍司馬魏絳斬其僕而謂公曰臣誅于揚干不忘其死君不說請死之公曰軍旅之事也公于是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使張老為卿辭曰智仁勇學臣不如魏絳若在卿位外内必平雞澤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五命而固辭乃使

為司馬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秋楚侵陳　冬晉伐許

三年春三月陳成公薨子哀公溺立楚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侵陳　冬陳圍頓頓姬姓子爵晉悼公譽達于戎無終子嘉父因魏絳請和諸戎于是遂伯　邾莒伐鄫魯救鄫侵邾敗于狐駘

四年秋魯大雩　冬楚伐陳十一月甲午諸侯救陳

魯子服它諫季文子曰子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人以子為愛且不華國文子曰德榮為國華吾觀國人食麄而衣惡者多文子以告其父仲孫蔑蔑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狼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五年春杞桓公甍子孝公丐立　秋莒滅鄫　冬十一月丙辰齊滅萊共公浮柔奔棠

六年冬十月晉韓厥歇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于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智不能匡君使至于難仁不

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悼公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庚戌宣子起朝　楚圍陳晉會諸侯于鄬以救之　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以瘧疾赴于諸侯子簡公嘉立年五歲

七年夏四月鄭侵蔡　五月莒伐魯　秋九月魯大雩

冬楚伐鄭鄭及楚平

八年春宋災　夏晉韓起佐上軍趙武為新軍將　秋秦侵晉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及晉成晉以諸侯復伐

鄭閏十二月次陰口而還　楚伐鄭鄭及楚平
九年夏五月甲午晉滅偪陽偪陽妘姓子爵　六月楚
鄭伐宋　晉伐秦　衛救宋鄭侵衛　秋七月楚鄭侵
魯還圍宋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鄭侵宋　莒伐魯
晉師諸侯伐鄭冬十月楚救鄭十一月丁未晉帥諸侯
侵鄭
十年春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
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

軍帥教衛以贊元侯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
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
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于魯　宋侵
鄭夏四月鄭侵宋諸侯代鄭　秋七月楚乞旅于秦秦
師從楚子將代鄭鄭伯逆之丙子代宋九月諸侯復代
鄭鄭人行成冬十二月鄭簡公納女工妾女樂歌鐘寶
鎛輅車于晉悼公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微
子寡人無以待戎子其受之絳從治安邑　晉悼公與

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秦伐晉以救鄭已丑秦敗晉于櫟

十一年春莒伐魯圍台魯救台遂入鄆　吳王壽夢四子曰諸樊餘祭夷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秋壽夢薨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劉恕曰太伯仲雍南之勾吳而季歷嗣周季札有三兄故不敢當吳君夫適庶之分不明則爭篡之禍迭起君子思患而豫防遠利以全身及闔廬弑王僚季札曰非我立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蠻夷之人仲尼稱之豈不以其知而能守節哉

冬楚秦伐宋

十二年夏郜亂魯救亂遂滅之　晉趙武將上軍魏絳佐下軍　初楚共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

楚必多亂夫一兎走于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貪夫知止太子者國之基而百姓之望也絶則撓亂猶兎走也共王聞之立昭太子　楚共王作宮樓未成有鹿上焉秋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之師若得保首領以没請為靈若厲王薨子囊曰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能知其過可不謂共乎大夫從之太子康王昭立

吳侵楚戰于庸浦吳大敗

十三年春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固讓乃舍之

夏諸侯從晉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于秦何益魯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若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叔孫將涉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莒先濟諸侯從之不獲成晉師還　四月衛孫林父甯殖叛獻公奔齊居郲衛人立穆公孫剽是為殤公或云子叔孫甯相之　晉舍新軍　秋楚伐吳吳不出而還吳人要擊敗之

十四年夏齊圍魯成　秋邾伐魯　冬晉悼公薨子平
公彪立
十五年夏六月庚寅晉會諸侯伐許遂伐楚敗之復伐
許　秋齊圍魯成
十六年春宋伐陳　夏衛伐曹取重丘　秋齊伐魯
冬邾伐魯　是歲邾宣公薨子悼公華立
十七年秋齊伐魯　冬十月晉會諸侯伐齊魏絳將下
軍丙寅齊師夜遁十一月克茲郜十二月已亥焚雍門

及西郭南郭壬寅焚東郭北郭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楚伐鄭至虎牢而反　是歲曹成公薨子武公勝立

燕武公薨文公立

十八年春諸侯取邾田自漷水歸于魯　二月晉衛伐

齊　齊靈公廢太子光以子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逆

光疾病而立之夏五月壬辰晦　公薨光即位是爲莊公

十九年秋魯伐邾

二十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奔魯　晉欒桓子黶娶范

宣子女叔祁生懷子盈黶卒叔祁與老州賓通盈患之夏叔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宣子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去其枝葉絶其本根可以少間欒氏之誣晉久也欒書弑厲公以厚其家滅欒氏則民威矣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對曰若愛盈則明逐羣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彼若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

亦可乎公許諾秋盡逐羣賊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
欒盈盈出奔楚公令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于先君
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欒盈之出執政使
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吏執之公曰國有大令何
故犯之對曰臣順之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
君臣聞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臣隷于欒氏三
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
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何以

事君乃遣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生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二十二年春杞孝公薨弟文公益姑立　夏四月齊納欒盈于晉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敗奔曲沃

秋齊莊公伐衛將伐晉晏嬰崔杼諫弗聽陳須無曰將如君何遂伐晉取朝歌八月魯救晉初陳完敬仲生穉孟夷穉孟夷生湣孟莊湣孟莊生須無即陳文子也

冬十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　初齊莊公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賓盡汝下也梁與舟同車侍于莊公還自晉遂襲莒公傷股明日復戰杞梁華舟下鬬獲甲首三百公曰子止吾與子同齊國二子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與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壞軍陷陳三軍不敢當至莒城

下莒人曰子無死吾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雞鳴而期日中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莒人行成杞梁之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

二十三年春魯侵齊　夏楚為舟師伐吴無功而還

秋齊伐莒　冬楚伐鄭諸侯救鄭　周穀洛鬬將毁王宫靈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宫是飾亂而佐鬬也無乃章禍

且遇傷乎王卒壍之　齊人城郟　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晉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勿能與言君請歸邑而與之田若不反有天下將以爲誅平公將歸之師曠曰請使瞑臣往與之言反而復之師曠見太子與之言皆稱善師曠歌無射曰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脩義經矣好樂無荒太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絶境越國弗愁道遠師曠謂太子曰汝將爲天下宗乎太子曰自太皥至堯舜禹未

有一姓再有天下者吾後三年上賔于帝所汝慎無言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賔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叔向曰異哉吾聞一姓不再興今有單子周其興乎昔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初晉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司馬侯曰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

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曰晉為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于晉晉國其誰不從何必和盍密和宣子問于家老訾祏對曰吾子嗣位于朝無姦行于國無邪民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訾祏死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訾祏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于政而好其道謀于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必長者之由

宣子曰可以免身　晉平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對曰昔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恥也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公忸怩趣赦之　是歲燕文公覺懿公立

二十四年春齊伐魯　齊莊公通于崔杼妻姜氏夏五月乙亥杼弑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隣諸侯莫不聞也蒯聵曰子早言我能

諫之不聽我能去之不諫又不去吾將死之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結轡自刎于車上申蒯將往赴難申詳止之曰君之無道聞于諸侯何必死之蒯曰食無道之食衣無道之衣居無道之位安得有道而死馳至公門崔杼不内蒯以劒斷臂與門者杼陳入列命之蒯入門奮劒三踴而鬬殺七列不及一列而死陳不占往赴難食則失匕上車失軾其御曰怖懼如此雖往何益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

君子不以私害義至門聞鬬戰之聲恐駭而死杼令士大夫皆脱劒入盟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杼不忠而弑其君杼曰子從我與子分國不與吾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晏子曰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乎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

之成節而去丁丑崔杼立莊公弟杵臼是為景公崔杼慶封相之　晉伐齊齊請成納賂平公許之　六月鄭伐陳入之賂鄭以宗器乃還　秋七月晉趙武為政舒鳩叛楚楚伐之吳救之楚敗吳師圍舒鳩八月滅之　衛獻公入于夷儀　冬十月鄭復伐陳　十二月吳王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射殺之弟王餘祭立初諸樊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以次致國令以漸至故諸樊稱先王壽夢之意傳弟馬季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甯喜許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辛卯甯喜弑殤公甲午獻公入衛　夏楚秦侵吳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　六月晉會諸侯討衛執獻公秋七月齊景公鄭簡公為獻公如晉晉許歸之　楚椒舉奔鄭將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饗之以璧侑曰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吾願也若得歸骨于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椒舉

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楚令尹子木言舉若以晉謀楚必有豐敗子木愀然曰名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可乎子木曰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于晉非義也乃使椒鳴名其父而復之　初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可比先王下可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

莫不譽夫子不以私欲干國典遂不用　許靈公如楚

請伐鄭秋八月甍于楚子悼公買立　冬十月楚伐鄭

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獻公

二十六年魯郈成子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

陳樂而不樂酒酣送之以璧成子反過而弗辭其僕怪

而問之成子曰止而觴我與我歡也樂而不樂告我憂

也酒酣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衛其有亂乎衛獻公患甯

喜專夏公孫免餘攻殺甯喜及右宰穀臣郈成子倍衛

三十里還車而臨三舉而歸使人迎穀臣妻子隅宅異之分祿而食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曰知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邱成子之謂乎　宋向戌善于晉趙文子又善于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晉楚齊秦許之皆告小國為會于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叔向謂趙文子曰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焉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于死死而可以固晉

國之盟主何懼焉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霸王之勢在德不在歃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務德所以服楚也無爭先乃先楚是行也晉以藩為軍攀輦即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冬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魯無冰 秋魯旱大雩 周有黑氣如日者五 冬十一月癸巳王崩子景王貴立 十二月楚

康王薨子麇立是為郟敖　魯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諸侯大夫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名與衆也今王死其名未改其衆未敗何為還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二三子有禦楚之術守國之備則可也若未有不如往也遂行　是歲燕懿公薨子簡公欵立

景王

元年夏四月魯襄公還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還

出楚師以伐之縈成伯曰君不能令于國而恃諸侯其誰暱之若楚克魯羣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何德于君而予君也若不克君以蠻夷伐之又求入焉必不復矣不如予之　武子使季冶逆公追予之璽書以告公未言縈成子曰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季冶歸致祿而不出曰使予欺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五月葢靈王　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弟王夷昧立　鄭宋饑　六月吳季札出聘通嗣君至

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謂之曰納邑與政乃免于難故晏子因陳桓子納政與邑札至鄭見子産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如晉入其境歎曰暴哉入其都歎曰力闕哉入其朝歎曰亂哉從者問其故季札曰吾見烏巢高所以知其暴見舊室好新室惡是以知其力闕見其君自決而不下問臣保禄而不上諫所以知其亂也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及叔向而說之陳桓子無宇文子

子也初季札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寳劒口弗敢言季札心許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死于楚乃解劒致之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寳也季子曰以死倍吾心是欺也爰劒偽心廉者不為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季子以劒繫其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晏平仲治東阿三年齊景公召而數之曰子治而亂將加大誅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三年不治臣當死之明年上計公曰善矣晏子

曰臣前之治東阿舉儉罰偷惰民惡之決獄不畏彊貴彊貴惡之事貴人不能過禮貴人惡之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君以為罪臣後日之治皆反于前民飢過半矣顧乞骸骨避賢者路公謝之曰子彊為我治東阿寡人無復與焉　是歲衛獻公甍子襄公惡立

二年夏四月蔡太子般弒景公而自立是為靈公　五月或呌于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

甲午大災伯姬卒　冬十月鄭子皮受子產政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簡公謂子產曰内政無出外政無入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終簡公之身内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

三年春齊伐魯　夏六月辛巳魯哀公甍子野立秋九

月癸巳毁而卒襄公子昭公稠立　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冬十一月展輿因國人攻犂比公弑之自立去疾奔齊

四年春正月諸侯會于虢尋宋之盟三月甲辰盟鄭子皮曰楚公子圍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圍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魯叔孫穆子曰服心之文也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　魯伐莒取鄆楚令尹圍以魯食言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晉樂王鮒

求貨于穆子穆子不予曰國有罪我以貨私免其若諸侯之事何余非愛貨患其不衷也罪非我之由為戮何害趙文子曰子盍逃之不幸必及于子穆子曰豹也受命于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將請之于楚樂王鮒曰諸侯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

固請于楚而免之穆子歸季武子勞之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棟折榱崩吾懼壓焉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見之　夏五月秦后子奔晉與趙文子語謂其徒曰趙孟相晉國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玩日而愒歲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六月晉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納去疾展輿奔吳去疾立是為著丘公　晉平公有疾

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君惑以生蠱若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何實生之對曰物莫伏于蠱蠱莫嘉于穀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静女德以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穀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冬楚郟敖季父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已丑圍入問王疾縊而殺之葬于郟謂之郟敖圍自立是為

靈王王弟公子比奔晉其車五乘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禄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禄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大夫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鈞之對曰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秦楚匹也若之何回于富也乃均其禄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

文子歸令勿鼈也　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卿其孰先亡對曰中行氏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以聚斂為良譬猶鞹革者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劉恕曰夫利者衆人之所趨人主之操柄上專之則民怨望下瀆之則身鄙穢厲王近榮夷公而不知大難幽王用虢石父而國人皆怨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不能不亡也

十二月晉趙文子卒未幾平公過九原而嘆曰嗟乎此地蘊吾良臣多矣叔向曰趙武舉士于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公曰趙武賢臣也相晉九年天下無兵革景子成文子子也　是歲邾悼公甍莊公穿立

六年春正月丁未滕成公甍子悼公寧立　齊使晏嬰于晉叔向問之晏子曰齊季世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叔向曰吾公室亦政在家門其能久乎

秋八月魯大雩　九月燕簡公欲去諸大夫立其寵人

冬大夫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七年春正月魯大雨雹　秋七月楚帥諸侯伐吳八月

甲申克朱方遂滅賴賴子爵　莒著丘公不撫鄫鄫叛

九月魯取鄫　冬吳伐楚

八月春正月魯舍中軍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奔

魯秋七月莒伐魯戊辰敗莒　冬十月楚以諸侯及東

夷伐吳　是歲秦景公薨子哀公立

九年春正月杞文公薨弟平公郁釐立　夏六月丙戌鄭災　秋九月魯大雩　楚靈王不修方城之内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于沮汾以服吴越遂伐徐吴救之楚伐吴吴敗楚于房鍾　冬十二月齊景公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燕有君矣

十年春正月癸巳齊師次于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于濡燕人歸燕姬賂齊而還燕人立悼公是歲悼公之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晉為杞取魯成

秋八月衛襄公薨子靈公元立　晉反衛戚田

十一年春石言于晉　衛靈公嘗朝晉舍于濮水之上召師涓曰吾夜半獨聞鼓琴聲其狀似鬼神師涓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公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平公置酒于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寡人得新聲請奏之平公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昔師延與紂作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先聞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耀德于廣遠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于魯魯小弱附于楚則晉怒附于晉則楚來伐不備于齊齊師侵　陳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弟招及過殺太子偃師立公子留為太子公

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公夏四月辛亥哀公自經招立留為君使于徵師赴于楚楚人執殺之留奔鄭秋八月招歸罪于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圍陳冬十一月滅陳輿嬖袁克葬哀公楚使穿封戌為陳公

十二年春二月楚遷許于夷　夏四月陳災

十三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夏五月齊陳桓子請老凡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陳氏始大桓子生强啓是為武子　晉平公

游于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乎船人盇胥跪而對曰劒出于越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者君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莫食不足朝收市賦可不謂之好士乎盇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食客二千人亦六翮邪亦腹背之毛毳邪　晉藏寶臺災三日三夜而止公子晏束帛而賀平公悖然作色曰

天火燒國之重寶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賀何也晏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囷庾商賈藏于篋匱今百姓乏絶而收大半之賦是以天火燒之昔桀賦斂無度殘賊海内故湯誅之皇天降災乃君之福也公曰自今已後請藏于百姓　平公問于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牽制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本也公曰善　平公出

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對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狀似駮馬君驂駮馬乎公曰然師曠曰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虎為駮馬非君之德義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而不去公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鳳下之對曰東方有鳥名曰珂文身朱足憎鳥而愛狐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君奈何再自誣乎公不說異日置酒虒

祁之臺布蒺藜于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乎師曠解履刺足漪伏刺膝仰天而嘆公起引之曰與叟戲叟遽憂乎對曰肉生蟲還自食也木生蠹還自刻也人生妖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烹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公曰為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來月當立太子君將死矣秋七月戊子平旦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為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未到平公薨子昭公夷立　魯伐莒取鄆

冬十二月宋平公薨子元公佐立

十四年春三月丙申楚靈王享蔡靈公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使公子棄疾圍蔡冬十一月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十二月楚城陳蔡不羮靈王問于范無宇曰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昔魯有弁費弱襄公晉有曲沃納齊師秦有徵衙難桓景夫制城邑若體性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邊境國之尾也而不能掉臣

亦懼之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石尹子革曰知天必知民是言可以懼哉　初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築臺于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與伍舉升章華臺曰臺美夫對曰國君服寵以為美不聞以土木崇高彫鏤為美今君為此臺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惡之臣不知其美也楚其殆矣

是歲龍赤三里

十五年春齊高偃納北燕簡公于唐　三月鄭簡公薨

子定公寧立　秋八月壬午晉滅肥以肥子緜皐歸　冬十月楚圍徐以懼吳　晉伐鮮虞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君未及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不敢淫逸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詰也君欲自逸臣懼民之不信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十六年夏楚靈王在乾谿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王弟蔡公棄疾殺太子禄立其兄比為王使觀從至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王衆皆潰王獨行屏營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予不食三日矣涓人趨而進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王枕其股以寢于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匍匐將入于棘闈棘闈不納遂飢不能起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其從王乃求王遇王飢于釐澤奉之以歸五月癸亥王縊申亥圡埋之其室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不聞靈王死畏其復來國人每夜驚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王至矣國人愈驚棄疾使蔓成然告比及其弟令尹子晳曰君早自圖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改名熊居是為平王葬比于訾謂之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他年芉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

平王以詐弑兩王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修政教存恤國中復立陳蔡之後　秋七月晉將合諸侯于平丘八月邾莒愬魯于晉甲戌同盟于平丘魯昭公弗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必失諸侯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不恭使上卿從之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晉必患我誰為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矣敢逃難乎請從晉人執平子　晉侵鮮虞　楚求故陳哀公悼太子偃師之子吳于晉立為

陳侯是為惠公故蔡靈公隱太子有之子廬立為蔡侯是為平公　冬十月吳取楚州來　曾子服惠伯見晉韓宣子曰晉為盟主主信也盟而棄魯信抑闕矣衆乃得釁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宣子乃歸平子　是歲燕悼公甍共公立

十七年秋八月莒著丘公甍子郊公狂立國人弗順冬十二月蒲餘侯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著丘公之弟庚輿於齊而立之是為共公昔柱厲叔事莒

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則食菱芡冬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將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故去今又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柱厲叔曰死而弗往是果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所以激君人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或云郊公即敖公或曰非也　晉叔魚為贊理納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叔魚及雍子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以回鬻國之中絕親以買直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叔魚叔

向毋弟羊舌鮒也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叔向嘗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叔向曰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昔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

不别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亡君别也

是歲曹武公薨子平公須立

十八年秋八月晉中行穆子伐鮮虞圍鼓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穆子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得鼓君奚為弗使穆子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下之可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晉國將舍仁而為佞雖得鼓焉用之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受曰守而二心姦之大者賞善罰姦國

之憲法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而教吾邊鄙貳也令軍吏呼城儆將攻未傳而鼓降以鼓子苑支來既獻而反之　初晉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他日董祁愬于范獻子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晉趙簡子軼曰魯孟獻子有鬬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軼景子成之子也

是歲吳王夷昧薨欲授國于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今季子逃位則王夷昧後立其子當代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

劉恕曰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服虔曰夷昧生光而廢之夷昧卒庶兄僚代立光曰我王嗣也班固曰司馬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

十九年春正月齊伐徐　晉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

氏既而復立其子　秋八月晉昭公薨子頃公去疾立

六卿彊公室卑　九月魯大雩　鄭大旱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是時晉楚彊盛威

服諸戎自轘轅之東在河南山北者其種滋廣號曰陰

戎與陸渾伊洛戎事晉而蠻氏從楚至是陸渾叛晉秋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子奔楚其後

楚執蠻氏盡囚其人　冬有星孛于大辰　吳伐楚戰

于長岸大敗吳吳大敗楚

二十一年春三月曹平公薨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火　六月邾襲鄅入之鄅妘姓子爵　冬楚遷許于析　是歲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為母權子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為子權母小大利之今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竭無日矣王弗聽　燕共公薨平公立

二十二年春二月宋伐邾圍蟲三月取之　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薨止奔晉悼公子斯立
楚為舟師伐濮　初楚平王使伍舉之子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極不忠于太子無寵常譖惡太子
王使無極為太子娶婦于秦無極馳歸報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更為太子取婦平王聽之太子母蔡女也
無寵于王王稍疏建無極去太子而事平王言于王曰晉近諸夏所以伯楚僻遠故不能與之爭若大城城父

而置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得天下也王說從之使
建居城父　秋齊伐莒入紀共公出奔　冬楚取吳州
來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
二十三年春二月楚費無極日夜言太子短于平王伍
奢游人于王側言太子仁勇得民心王以告無極無極
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自居城父内撫百姓
外約諸侯其事已構平王召伍奢考責之奢曰王奈何
以小臣疏骨肉之親王囚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

三月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二子皆賢不殺爲楚國患王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名免父必不顧其死而至員知而好謀勇而矜功剛戾忍詢能成大事知來必死必不來王使人名二子曰來吾生女父伍尚欲往員曰至則父子俱死而讎不得報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恥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然恨父名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爲天下笑謂員曰女能報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員

彎弓屬矢將射使者使者不敢逼員遂出亡奢聞員不來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王殺奢與尚員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道逢其友申包胥員曰吾將復楚以雪父兄之恥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員至宋宋有華氏之亂與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建又適晉晉頃公曰鄭信太子太子能為内應我攻其外滅鄭必矣許以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從者知其謀而告之鄭定公與子産誅建員懼與建子勝俱奔吴到昭關吏欲執之員與

勝步走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上一漁父乘船知其急而渡之員既絶渡漁父視則有飢色以麥飯鮑魚羹盎漿食之員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劒與之曰此值千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爵執珪禄萬擔金千鎰豈徒千金劒耶不受子胥員字也將去誡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員行數步顧視漁父覆船自沈于水中員奔至吴説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子胥父兄僇于楚欲自報讎未見其利員知光有他志未

可說以外事求勇士堂邑鱄設諸見之光光喜乃客員員退而與勝耕于野以待鱄設諸之事光者王諸樊子也曰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常陰納謀臣賢士欲襲王僚　是歲鄭子產卒　蔡平公甍太子朱立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王又為之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

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非宗官之所司也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卒鑄大鍾

二十四年春鍾成伶人告和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王曰爾

老耄矣何知及王崩鍾不和　夏晉士鞅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鞅歸戒其所知曰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況君子之學乎　宋少司馬華貙切其父司馬費遂而名亡人以南里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丙寅齊師宋師敗吳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元公敗華氏于新里十一月晉齊衛救宋大敗華氏圍南里　楚費無極取貨

于蔡侯朱叔父隱太子之子東國而謂蔡人曰楚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是為悼侯　鼓叛晉

二十五年春二月甲子齊伐莒莒敗齊于壽餘莒公伐莒莒子行成　楚使薳越告于宋請出華氏宋人從之已巳華貙華登等出奔楚　景王長庶子朝有寵于王欲立之夏四月乙丑王崩子猛立　六月晉襲鼓滅之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

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中行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對曰臣委質于狄之鼓未委質于晉之鼓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敢即私利以煩司寇穆子嘆而謂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言于頃公與鼓子田于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丁巳塟景王王子朝作亂敗奔京　冬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周王謚曰悼王己丑猛母弟敬王匄即位

資治通鑑外紀卷七